

清宫廷王爷、奴才传奇

真假亲王

陈清宇 杜玉宽



清宫廷王爷、奴才传奇



陈清宇 桂玉宽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真假亲王

陈清宇 著
杜玉宽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1 插页 237,000 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ISBN 7—5360—1955—6

I·1713 定价: 14.30 元

内容提要

大清末年，光绪临朝，慈禧垂帘听政，政权危机四伏。正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清朝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内忧外患之际，大清朝内出了件奇事，甚至把洋鬼子也给矇住了：一个恭王府的家奴奉朝廷之命，顶替光绪皇帝的胞弟，代表皇帝给德皇威廉二世赔礼道歉。围绕着假亲王出国前后的经历，衍生了一系列曲折、紧张、幽默的荒诞剧和一出出生死未卜、前途无望之中男欢女爱的故事。全书文笔生动，情节婉转动人。

目 录

第 一 回	说部开篇李翁荐子女	1
	大清末路恒二遇恭王	
第 二 回	醇王载沣于董行轅艳遇	16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抢劫	
第 三 回	小溥伟一心只做皇上梦	32
	智恒二二番遇乱进京城	
第 四 回	老佛爷西狩犯愁	48
	李莲英设计掉包	
第 五 回	荣禄讲为奴之道	65
	慈禧收义子螟蛉	
第 六 回	太后辨亲王不知真假	86
	恒二遇梅枝未卜吉凶	
第 七 回	真情假意荣禄心机用尽	110
	假戏真唱恒二当起王爷	

第 八 回	巧梅枝临惊有智 假王爷出逃未果	128
第 九 回	张参赞有见地谈今论古 “醇亲王”长心计避实就虚	145
第 十 回	老佛爷避乱春心犹在 假王爷壮胆五更辞行	162
第十一回	扮亲王恒二环生险象 抛真情红玉弄巧成拙	179
第十二回	李侯爵老谋深算 假亲王死里逃生	191
第十三回	西二旗众侠客刀光剑影 紫禁城洋统帅遣将调兵	210
第十四回	上海寝宫内未婚妻原是刺客 满汉全席上假亲王戏耍众官	233
第十五回	张参赞深夜斗胆抨时弊 假亲王船舱泄愤虐洋妞	251
第十六回	假亲王邂逅洋郡主 真中尉偏遇好机缘	266

第十七回	大清亲王显扳指风头出尽 东方使者撒金钱大显威风	290
第十八回	且战且惊宫中觐见 以势以情宴上逼婚	306
第十九回	以假对假假戏真唱 将错就错错处逢生	331
第二十回	风风雨雨世道多变 假假真真本书完篇	345

第一回 说部开篇李翁荐子女 大清末路恒二遇恭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满街上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倒被砖头咬了手——几句闲话。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哪朝哪代不出几件稀奇古怪事？狸猫换太子，借种生皇子，杨广杀父戮兄等等等等，至今还传说个没完没了；李世民闹了场玄武门之变，后人还一个劲儿地为他拍巴掌。

其实呀，何止是中华古国，那些外洋番邦也时不时地折腾出几件新鲜事。就说那大英吉利吧，还猛个丁地冒出一朝假国王，闹得个不亦乐乎呢。

咱们这本书说的是，大清朝末年，那个傀儡皇上光绪在世的时候，八国联军打进了古都北京，老佛爷带着光绪逃之夭夭，经宣化、太原，跑到桐都西安。说“跑”多不吉利，便给这起个挺好听的名儿，叫“西狩”——到西边去打野物。老佛爷不怕花钱，着庆亲王奕劻、侯爵李鸿章办“和局”，用四亿五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买了《辛丑条约》，跟外国人媾和了。

就在这时候，大清出了件谁也想不到、把洋人也给蒙住了的奇事儿：一个恭王府的家奴穷小子，竟顶着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世袭罔替醇亲王载沣的大名儿，到大

德意志帝国去兜了一圈，历史书上叫做“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帝国皇帝暨国家致惋惜之意”。说白了，就是顶着醇亲王的名儿，代表皇上去给人家赔个不是。于是就演出了这场真假醇亲王的热闹戏。

当时的大清国，正乱得一塌糊涂，里里外外的日子都不得安生。外边，十来国洋毛子串在一块欺负你；家里边，近支远脉，皇亲国戚，亲哥哥热弟弟又撕破了脸皮，斗得个昏天黑地。

这个烂摊子，怎不叫老佛爷操碎了心？看来，在帘子后边的“政”，也不那么好听的。

比方说吧，光绪人大了，心也大了，不听话，老佛爷费劲巴拉地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封端王载漪之子溥隲为皇子大阿哥。谁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那个端王想当太上皇的心太急，列强诸国也各怀鬼胎，德国鬼子闹得最邪乎。

老佛爷气得个鼻子歪，可也只能忍个肚子痛。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可这本书从何说起呢？清廷内外，正闹得像一锅八爪螃蟹，七支八叉，无处说起。咱就学那《石头记》的样儿。曹雪芹在《石头记》第六回里说：

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着从哪一件事自哪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

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你道这一家姓甚名谁，又与荣府有甚瓜葛？且听细讲。

.....

咱们这本书说的这户人家，按说住的也不远，就在京北的西二旗。

出了京城德胜门，沿着昌平古道，往北走二十五里，过西三旗，路西有一个绿树掩映的路口。进了这路口往西，两旁全是合抱粗的大柳树，走上一里地，蝉鸣声中，浓荫之下，便是西二旗。

这一拉溜儿，有西二旗、西三旗、东二旗、东三旗四个村，西二旗正卡在东西大道的嗓子眼儿上。这四个村因何得名，已无从查考。反正明末的野史上就见了西二旗这个村名。

这几个村本来都是奸臣和珅的封地，和珅被废之后，恭亲王奕訢分府时，才又封给了这位六爷。当时这位六爷仗着跟西太后一块儿杀了肃顺有功，当着议政王，吃着双王的俸禄，权大势大，当然不把这块地方放在眼里。等到同治四年被慈禧削了“议政王”，没了权，他才生了退隐之心，想选个僻静的地界儿造处离宫，以便静静心。于是乎，同治十年，便在这西二旗丈地开工。

这西二旗的风水可好哇。西头儿挨着圆明园。虽然这园子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就被英法联军给废了，可在园子驻防的八旗兵还在，有个啥事，自有照应。而且，这位六爷让人把流经圆明园的玉泉山水引到了这儿。造

离宫、修园子，没个山水像什么样子？

这离宫的南边是个大苇坑，大苇坑东边有户人家。这家有座坐北朝南的五间大瓦房，还有东西厢房各三间，算个不小的院落。比亲王的离宫当然比不上，可在西二旗来说，也算是个殷实的人家。

这家主人姓李名如松，字鹤亭。祖上曾是大明遗将，在平西王吴三桂帐下效过力。随军征西一十八载，后奉旨还朝，功封“平西将军”，授“轻骑督卫”。在西二旗这一带买了两顷多地，造了个大院落，后院还有栋三层小楼。故尔世代人称“楼李家”。

到了李如松这一代，家道中落，阔不起来了，卖的卖，倒的倒，只剩下了这座四合院。

这李如松，原本也是读书之人，但折腾了几年，仍是个白衣秀士。他不甘心，就投身在一个大宅门教读，整天价之乎者也。教着教着，又觉着孔孟之道并非“出钱的洋行”，便又托人送礼，跑到天津卫，在直隶总督海关衙门黄花农道台门下，当了一名文案师爷。

黄道台专管进出口货物，与洋人打交道是正差。每日里，无论是在衙门还是在道台的府上，进进出出的，不是东洋小日本，就是髻毛黄发、蓝眼睛、大鼻子的西洋人。这李师爷耳濡目染，就慢慢地揣摩出洋人财大势大，连老佛爷都得怕，更甭说巡抚道台了。在洋人面前，黄道台就跟个三孙子一样。李师爷觉得，自己寒窗二十余个春秋都未中举，这样混下去哪有出头之日？眼瞅着大清国江河日下，江山不保，自己何必放着旗杆不扶，偏要扶那井绳？自己的祖上若不是识时务及时投靠了满清，

哪里会来的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洋人好！还是洋人好！李师爷一咬牙、一跺脚，辞了黄道台，吃上了德国教。

德国教堂的神父叫撒拉，对李师爷不错，将他介绍到了洋行，成了“买办”。李师爷混得不错，在公共租界紫竹林租了几间房，还娶了个小老婆。

这李如松，人精明，会看世道，并且会按着这世道安排自己的子女。

他在西二旗的老家，大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在天津卫紫竹林租界，小老婆给他生了个女儿。

这三个儿女，了得！都是个人物！

大儿子李茂，膀大腰圆，虎背熊腰，往那儿一站，铁塔一般。李如松看出来了，那年头儿，先是闹长毛太平军、捻军，接着又闹义和团，家里得有个会武的，于是就让大儿子李茂拜了个老和尚习武。还别说，这小子成！南拳北脚，少林功，都让他学会了。更绝的是他枪法好，火枪子，独子槲，小六轮，都是百发百中。人称神枪手李茂。

小女儿叫李飞燕，小名儿燕子。她呀，漂亮！似出水芙蓉，恰玉树临风。粉嘟嘟的小脸蛋，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那个水灵！更难得的是，她也会武功。一双小脚会闪转腾挪，杨柳细腰能如蛇盘绕，旱地拔葱腾高而起，蹿房越脊如履平地。

您先记住这个话头儿，这神枪手李茂和会软功的李飞燕，后回书中都会说到。

咱们单说这老二。这老二叫李恒，外号人称恒二爷，

或者就叫做恒二。

这恒二跟他大哥李茂正相反，长得白白净净的，像个白面书生。他从小念了几年私塾，人很聪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学就会。十来岁上，他爹李如松把他送到京城学买卖。买卖没学成，就到了一个剃头铺当学徒。一学就是三四年，转眼间已长成个英俊美少年了……

这一年，一个寒冷的夜晚，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的雪没了脚脖子。天，冷得邪乎。在鼓楼西边银镜桥桥头上，蹲着一个冻得直打哆嗦的少年。

一个官府人打扮的汉子走过来，趑趄趑趄的，满嘴喷着酒气。他一个不小心，被蹲着的少年给绊了一下，差点摔个跟头。

“他妈的！谁家的野小子？”

那少年急忙站起身，抬头一看，又忙弯下腰，单腿下跪，给那汉子请了个安：

“哟，巴大爷。您老这是公干哪？这么冷的天儿，您也不在家里暖暖和和地歇着？”

“噢，恒二呀。你这是干嘛呀？蹲在地上是不是惦着捡元宝哪？”

恒二说：“哎！您老别打哈哈了。这么晚了，您老是干吗去呀？”

“到你们剃头棚儿剃剃脑袋，好利落利落。”

“哎！您老甭去了。”

“怎么着？怕我巴大爷不给你铜子儿是不是？”

“看您老说哪儿去了。我们剃头棚关张了。”

“开得好好儿的哪，怎么说关就关了。”

恒二又叹了一口气，说：“是这么回事：头年我们东家从西什库教堂那儿借了俩钱儿，洋人连讹带诈，说把剃头棚儿的房子卖了都不够他的，就买通官府把我们铺子给封了。这不，东家跑了，我也就成了没娘的孩儿了。”

巴大爷跺了一脚，气哼哼地说：“这帮子洋毛鬼，早晚送他们上菜市口^①！”

恒二说：“您老忙去哪，我还得想饭辙去哪。”说着就要走。

“慢着。”巴大爷把恒二叫住了；“我估摩着，这么晚了，你也没处寻摸去，跟我来吧。”

恒二知道这巴大爷为人仗义，也就跟着他去了。二人来到一个饭铺，巴大爷叫了一斤烧饼，半斤驴肉，又要了两碗沙锅熬的京米粥，一碟八宝咸菜。让恒二热呼呼地吃了，就又领着恒二进了恭王府。

这巴大爷叫巴拉图，现在恭王府里头做事。他祖上有功，荫了个武七品，恭王府分府时，他便跟了过来。虽然眼下保到了蓝翎四品，有了青金石顶子老虎补，可是他这位大爷不好摆谱儿，除了府上婚丧嫁娶、主子的寿日，他从来不穿那“孝袍子”。他大字不识，就好赶大车。没事儿时就把王爷的杏黄轿车赶出去到大街上横冲直撞。四匹黄骠大马威风凛凛，他坐在车辕上也好不得意！甭说是平民百姓、普通官员，就是其他王府的人，见了这辆车也得避让三分，谁知道里边坐着没坐着叱咤风云

① 菜市口：清朝处决犯人，开刀问斩的地方。

的恭亲王？

他五十岁上才寻了个老伴，在定阜大街的一个胡同里置了所房子安了家，生了个宝贝女儿叫莲姑娘。

巴大爷时常到恒二在的剃头铺来剃头。那时候的剃头师傅，都会两手儿推拿按摩。剃了头，刮了脸，这儿那儿的捏捏弄弄，就让人觉得浑身上下都舒坦。恒二这孩子手脚勤快，嘴又甜，巴大爷就很喜欢他。

说话之间，二人进了恭王府的大门。门上的家奴急忙上前给巴大爷叉手打扞问好，他理也不理，径直往里走。迎面又碰上了一个人，那人点头哈腰地问：“大爷，您溜弯儿去啦？”

“啊，碍你事啦？”巴大爷没好气地说。

“瞧您说的，我这不是给您请安了嘛。”那人是个戴铜顶子的小管事官，比巴大爷差着五级哪。

“那你就一边凉快去吧。”巴大爷领着恒二，一边说着一边往里走。

“巴大爷……”那人又叫了一声。

巴大爷站住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大爷，是这么回事……”那人一虑二思地说：“后晌王府里请了位御医给王爷请过平安脉。王爷吩咐：等会儿御医用过了酒饭，请大爷您辛苦辛苦给出趟车。”

“噢，这苦差事找上我了？”

“您的面子大不是吗？送御医，别人哪够格呀！”

“少废话，我不去！”

“大爷，怠慢了王爷的客人，王爷怪罪下来——”

巴拉图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我就跟上边说呀，你

压根儿就没跟我提过这码事儿。”

“大爷，大爷，那标下可吃罪不起。求大人恩典……”说着就要作揖磕头。

“哈哈，瞧把你吓得那个熊样！”巴大爷开心地笑了，“不就是到太医院吗？几鞭子的事儿，好说。”

“不是。这位御医不是太医院的。”

“胡吡！”巴拉图说，“当差把你的脑壳当糊涂啦？太医坐到正三品了，无法再加封，才赏个‘御医’衔，这是大清祖上的规矩。不是太医院的，别人谁敢妄称御医？借给他点儿胆子！”

那人说：“这您可不能怨我。您听我给您细说说。这位御医呀，能耐可大啦。前年，庆王爷给老佛爷敬了两筐清水蟹，个个活，那叫鲜！太后多吃了几口，夜里受了点风寒，龙体欠安。太医院给医治了好几天也不见好。北府^①小太监张文治通过醇王爷举荐了这位大夫。他一剂药就给治好了。您说神不神？真是神仙一把抓！”

巴拉图说：“这回他可‘超’上了，还不得闹上几所房子几顷地？”

“不价。您猜怎么着？原来这位大夫是个两榜进士出身、告病挂印的正七品县太爷。老佛爷赏顶子他不要，赏银子他也不要，只要了一套《东医宝鉴》和几张字画，老佛爷不落忍，就让内务府造了一块御制泥金大匾，上书‘乡野御医’四个大字。”

“好一个侠义的大丈夫！行！我送他。他住哪儿？”

① 北府：指醇王府。

“不远，出德胜门往北的安宁庄。他姓禹，叫会儿，人称禹先生。”

“好吧。为这么个大好人跑一趟，值！”巴大爷来劲儿了，一把拉过恒二，对那人说：“你给这孩子补个名吧。”

“这是谁？”管事官这时才注意到恒二。

巴大爷说：“我刚捡来的干儿子。”

“大人，”那管事官说，“不是我拦您雅意，这年头儿呀，善门好开难闭。天下这么多穷孩子，您救得过来吗？您不如趁早儿——”

“你管不管？”巴大爷把脸一沉，说：“求你，是大爷我赏你个脸！你不管，我这就跟王爷说去。”说着，拉着恒二就要走。

这时，恒二说话了：“大爷，您老甭生气。这位大爷刚才是跟您逗着玩呢。我一看就知道这位大爷心善，哪能不管？”

“是呀是呀。”那管事官忙说，“您去找王爷，不是把我给干撅了吗？大爷，跟您这么说吧，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您的干儿子就是我的亲兄弟。俺哥俩的事您就甭操心了，全交我了。”

“这还差不多。往后多给照应着点儿。”说罢，带着恒二进了东厢房后的四合院套车去了。

轿车，恒二倒是没少见，可轿车里头的陈设他可是头一回开眼，敢情里头这么舒坦哪。前首帘子旁边是棉团子裹着的高腔茶吊子，车厢壁上是涮金的蜡杆，上头的白洋蜡有小孩儿胳膊那么粗。蜡杆下头是个描龙小箱子，小箱里放着文房四宝。厢板上铺着蓝呢子，下头不